

龍賀記

沙汀著



文學小叢書

龍賀記

沙汀著

129



人民文學出版社

· 記 賀 龍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408 字数79,000 开本787×1092 1/50 印张3 20/25 插页2

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0册

定价(2) 0.27 元

前 言

《記賀龍》是沙汀同志的著名作品之一。在這部作品中，作者記述了賀龍同志的戰地生活和革命生涯。作者以隨筆方式，通過賀龍同志的日常生活、他的親切而風趣的談吐以及他同周圍的人們的關係，用細膩的筆觸勾勒出他的豪放不羈、意氣風發的音容笑貌，令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一展開書，他那種革命激情和崇高的理想，他對敵人、對舊社會的無比憎恨，他對敵鬥爭的英勇風姿，對士兵的深切關懷和熱愛，對革命事業必然勝利的堅定信心和樂觀主義精神，即躍然紙上。他那種在鬥爭的驚濤駭浪中仍然談笑風生、指揮若定的英姿，令人經久難忘。

作者是四川安縣人，從一九三〇年開始寫作，著有《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等長篇小說，《闖關》、《航綫》、《土餅》、《苦難》和《祖父》等多種

中短篇小說集，解放后出版过《沙汀选集》。作品大多以解放前四川农村的封建社会为背景，描写的也是当时农村社会中常見的人物。諷刺、暴露形成了作者的主要风格。在作品中，作者展示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軍閥統治下的农村生活的动蕩不安；揭露了旧社会制度的罪恶本質；同时也反映了农民在反动政权压榨下的呻吟、掙扎和反抗，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不滿現狀的那种彷徨、苦悶和对革命的追求和向往。

編 者

1938年11月19日，一个晴朗的融雪日子，一部分鲁艺同学，还有何其芳同志，我们随着贺龙同志一道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北去。因为机器出了毛病，我们乘的一辆車开得最迟，当下午三点钟到达青化砭时，贺龙同志已经歇下来好久了。

青化砭离延安七十里，是一个高踞在山道边的小小村落，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贺龙同志正站在路当中和一个青年农民攀谈。那是个矮小而又瘦削的农民，一面编织着那种恰和北方人的豪迈相称的羊毛板带，一面回答着他的询问。这些询问，多半是关于编织毛织物的技术知识的；最后，他把那尚未完工的羊毛板带要过来，学着编织了一阵。而那些围绕着他的干部，小孩子和头缠毛巾的朴实的农民，全都忍不住笑起来。

我想，不同人们接触，在他显然不可能的，好

在他的精力也容許他这样做。当我弄好住处，他又在和魯艺的同志們閑談了。他披着一件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站在山道的边沿上，而在他的背后則是一列一望无际的高原地帶的峰巒，在落照中看起来很迷人；但認真吸引那批青年人的，却是他那关于前綫生活的叙述。从他的叙述看来，战争并不可怕，因为即或是在离敌人十里路远近的地区，战士們也一样生活得很好，上着文化課和玩着种种球类。

于是有人，大約是魯艺戏剧系的同学莫耶，一个在都市里长大的女同志，惊問道：

“那么敌人的飞机来了呢？”

“来它的呀。”

“扔起炸弹来呢？”另一个女同学接着問，更加显得納罕。

“它扔炸弹嗎，”賀龙同志微笑着，照旧用他那种滿不在乎的調子答道，“它扔炸弹，你会往防空洞里躲呀。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拿起枪打！”

他很巧妙地做了一个举起枪对空瞄准的姿

勢。

“你們不要担心，”接着，他又充滿关心地說，“将来到火綫上去，我可以派队伍保护你們；只要一班人就够了。你們要搞清楚，我們班把人經常同敌人的大队伍碰呢。象那类山嘴子上呀，你好生隱蔽起，敌人一来，就扔他几个手榴弹！……”

他的叙述生动而又恳切；还一面比着手势，一面瞬着他那富于表情的眼睛；于是我們这些对于战争还多少抱点恐怖的外行，不但有了信心，而且衷心地笑了。然而，我們还有別种別样的顧慮，虽然其中許多是从他那种有問必答，不嫌麻煩的解釋来的。他的知識的广博，也是同學們喜欢向他发問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是怎样的疑难，好象只要經他点醒，人便无須把它擱在心坎上了。

在所有的詢問中，有人提到晋西北的莜麦。这点担心，可以說是我們大家所共有的，因为出发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們，要我們当心我們的胃口。并且还為我們描繪了一幕悲喜剧：一个初到岢嵐工作的同志，因为放肆了一点，多吃了一点，当天深夜，便被那种山地居民的主要食品夺去了生

命。

然而，当那位细心的同志快要结束他的发问的时候，贺龙同志却不以为然地大笑了，说道：

“这有什么要紧！你只要懂得吃莜麦的规矩，就成了呀：醋，辣椒，热炕。并且莜麦并不难吃！你可以向老百姓买米，买面，要买他的莜麦，那可不成。同志！不要小看它吧！”

他的脸上略略带点骄傲的神气，摸出烟斗，抽起烟来。

然而，我们的询问是并不因为他的吸烟就停止的，他也毫不以为我们的问题琐碎而显得厌倦。他耐心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沿途的情形，风习和掌故，而最重要的是，到了米脂，中国古代美人貂蝉的降生地以后，我们每个人便有一匹马了。部队上分派了几十匹马在那里等候我们。

在谈到这种他生平特别喜爱的动物的时候，他又不免着实夸奖了它们一番，并且嘲笑了一通延安市面上一部分常见的马匹。

“让我形容起你们看吧，”他接着说，颇感兴会地仔细描摹起来，“头这样一搭搭起，腿子是这样

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它两下呀，它就連动都不晓得动。給你們講，要我是一个文学家么，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写它一两千字！”

他的精彩的刻划惹得我們大笑起来。其間有人担心冬天騎馬太冷，他截断他道：

“那有什么！棉褲一穿，棉袜子一穿，外套这样子一搜，包管你一点也不感觉冷了。”

我們一直談到天黑时才分手。但是半点鐘后，我同其芳又同他围坐在一张矮小的圓桌上了。这圓桌是摆在土地上的，几块木板算是凳子。同座的还有我們的一位老乡，国民党軍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謀陈宏模。这个人到解放区的目的是十分可疑的。因为恰巧我們三个都是四川人，賀龙同志早年又在四川住过很久，所以我們一面吃着面条烧餅，一面自然而然地談起我們的“堪察加”来。我們告訴了他一些抗战后的四川情形，以及一部分混蛋，經常用飞机从烽火連天的上海接妓女到重庆、成都胡鬧的恶行。

賀龙同志靜靜地傾听着，随即罵了一句，深深地叹息了。

“你們說，這些人要到什麼時候才進步呀？”

他發出苦笑，追問着，隨又沉思似地回答着自己：

“我看要託日本人轟幾大炮才成。”

於是我們的會食變成了不大快活的會食，至少沒有先前那樣活躍和愉快了。我們彼此都感覺有點沉悶。而如果沒有那位聯絡參謀在座，這點沉悶，是會爆發成為憤怒和申斥的。忽然，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現在窑洞門口，而賀龍同志眉宇間又復閃爍着微笑了。那是個老太婆，行動矯健，一雙眼睛灼灼有光。

賀龍同志用筷子指點着盛面的瓦鑿，親切地招呼她道：

“快來盛起吃吧！還多得很呵。”

“吃過了，同志！”

“至少也要吃一碗才對。”

“早吃過了。”

“那麼吃兩個餅子好吧？”

他拿起兩個餅子，託警衛員遞過去。

二

魯艺的三个女同学而外，一道同行的，还有两个妇女同志，全都是四川人，其中一个，賀龙同志叫她做耗子，矮矮的，戴着一頂肉桂色烏打帽。因为丈夫在楊家結台工作，中途便下車了。另一个却要一直同我們去嵐县工作，賀龙同志戏呼她做干女儿，年龄有二十岁左右。

这所謂干女儿是四川巴州人，十五六岁时，便随着紅四方面軍經歷过雪山和草地了。她新近才从延安的卫生学校卒业。小个子，眼睛大胆得很，恰同她那矫捷的举止相称。她回嵐县的另一个目的，是同师部的卫生处长結婚。当从米脂出发的时候，我們始終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直沒有見着她的干父。但当我們正在一条傍河的山道上緩緩前进的时候，一陣馬蹄的繁响，忽然从背后掩过来了。

最先奔过我們的是賀龙同志的大青馬。他急馳着，一面轉过脸来嚷道：

“赶紧眼上来保护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

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点，大衣的前襟飘扬着，而他骑在馬上的寬大結实的身軀，就象岩石一样坚定。他的脸色比平日更紅潤，胡髭更黑，脸上的輪廓也比平日更鮮明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更加認識了他那性格上的闊大不羈。他嚷着叫，帶着一種感情洋溢的嘻笑。他的身影逐漸在北方的尘霧中隱沒了。……

可是我們的女英雄並沒有緊跟上去。我們都是騎老实馬的，加之，这一天要赶一百五十里路，所以当我們到达呂家坪的时候，天已經黑尽了。一个在路边守望我們的老乡把我們引到門口燃着一支魚烛的院子里去。院內屋檐边摆着一张破旧的方桌，賀龙同志立刻招呼我們过去，讓我們大吃他的陝北紅枣和得自敌人的咖啡。而这时候他的态度却又显得那么悠閑。

其时，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談着他的另一匹大青馬；當我們休息定了，他又繼續說道：

“不但跑得好，”他向我們投着严肃的視線，

“它还很有德义呢！比如你前面有人这样躺起，它就停下来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时候，靠它救了多少命啊！至少五六十条。每一次总是好几个人，尾巴上、颈项上都拖得有，我自己还一手提一个，就这样往返了好几回。要不然死的人会更多些。你们想，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气很稀薄，身体坏一点的，还没有喘过气，倒下去就死了。”

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后，有誰問起这匹牲口的踪迹。

“后来給猴子偷走了。”

他率然地回答着，而一发覺大家惊奇的眼光，又立刻解释道：

“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天天看見藏族同胞騎馬，軍隊騎馬，它也懂得騎馬了呀。”

兵站部丰富的餐食端出来了。用飯过后，虽然飽食和长途的疲劳使我們渴想睡眠，渴想休息，但是，整好被褥，我們又陸續走进賀龙同志的臥室里去了。那里已經有五六位同志，在喝着茶。巴州同志的位置隔他最近，她捧着茶杯，全身靠在一張壁柜上面。而他自己則占据着方桌的一面，手

拐支撐在桌面上，整潔的手指間夾着一支叶子烟卷。

“老实讲，”他正在和那位女同志谈话，带着父亲般的挂虑，“你们这种办法我不赞成。假使每一个干部都要结婚，都要养孩子，单是生活就麻烦透了，还谈得上什么工作？”

也许忽然警觉出来，在生人面前批评到个人的私事，是不大合适的，他停住不讲了。他那明彻的眼睛里略略浮上一层忧郁。但是，默默吸了阵烟，在向鲁艺的几个男女同学投过亲切的一瞥之后，他又就一般的恋爱问题发起议论来了。

他从容不迫地讲说着，象一个慈祥的长者一样。虽然他所用的是活的经验和活的语言，而不是死的教条。他极力反对一杯水主义，说那样对工作和个人都是极有害的，没有任何好处。并且坚决主张政治信仰应该是男女结合的大前提，其次是互相自爱：“不要拆烂污！”他十分肯定地说。

他的话看起来已经完了，但他忽又嘲弄似地这样加上一句：

“自然呵，背后做一两回错事，我们可以装着

不懂。”

三

留宿克虎塞那天晚上，賀龙同志給了我們最大的愉快，也給了我們很多社会生活知識。

当上午十点钟渡过黄河的时候，賀龙同志原是决定繼續向嵐县进发的，但是，到了后来，我們却又不能不在那为八路軍所扼守的古老河流的岸边停留下来。使他改变計劃的是楊爰源，这位国民党的將軍正在那里检閱山西部队。

在白昼的大半天当中，賀龙同志仅仅讓我們鉴赏了他的战友們从敌人手里繳获的日本馬匹，一个警卫員，一个跛腿馬兵和一个小鬼的大胆的馳騁；其余的时间全花費在他和楊爰源的会談上面。他回兵站时天已經黑了。我們都陸續走进他的房間里去。一有机会，我們总是高兴傾听他那有声有色的談吐的，这在短短的行軍当中，已經成了大家的习惯了。

他是很会刻划人物的。有一次，他的几个战友

偶尔同他談到一个新来的同志，覺得头痛。但其中有人并未見過这位似乎有点假装正經的知識分子，因而略显吃惊地問道：

“这是怎么一个人，我为什么沒有見過呢？”

“怎么一个人嗎，”长久沉默着的賀龙同志，忽然間开口了，“让我告訴你吧。就这样：瘦瘦的，头发很长，随时夹窩里挟一本書；今天这本，明天那本，可是从来沒有翻过。……”

但是这天夜里，他給我們展覽的却是旧中国的另外一种产品。渾名周鉄鞭，湖南人，年青时候随着一个同乡去北京当跟丁，不久却又輪番干起茶博士和算命先生的营生来了。辛亥革命那年，他糊糊涂涂地到了陝西，而且又糊糊涂涂地做了軍門。但他終于露出破綻，于是包袱一卷，逃回老家去了。虽然运气并不算坏，前后当过两三次司令官和副官，但他依旧恋恋不忘他那三天短促的軍門生活。

医卜星相这些精神法宝，他都懂。他时常騎了馬去乡間“捉龙”；而在司令时代，他自信捉住了。于是吩咐他的爱妾立刻死掉，好葬下去。这